Milan

作者: 暴走的赫胥黎

Powered by 紙言

不能說的秘密

是咁的

話說尋晚係我老豆同阿媽嘅結婚紀念日，所以佢地兩個響黃昏左右就出咗去食飯。阿媽：「啲飯煮好咗響個鑊度，你同家姐自己食啦」咁我同佢哋講聲bye之後就自己繼續打機。

由於打機太入神嘅緣故，眨下眼就7點幾，結果等到家姐收工返度屋企先開飯。

我一邊食飯，一邊見佢好似隻貓頭鷹咁係勢擰頭。或左或右，先順後逆，條頸啲關節「噼哩啪啦」咁響

我：你條頸搞乜嘢，我啪手指都無你咁響
家姐：成日對著部電腦，頸緊膊痛，咪扭下囉
我： 成日扭條頸會整傷啲關節，掾下好過啦
家姐：掾都無力
我：得啦，食完飯幫你掾

咁食完飯，洗埋碗，出到嚟見到家姐又係對住部電腦
諗諗下，家姐自從上個月同佢條仔散咗之後，好似變咗個人咁，日日由朝做到晚無停過手，又難怪佢頸緊膊痛

我：停一陣先，等我幫你掾

家姐停咗落嚟，望住部電腦：「做住咁多先」跟手去雪櫃攞咗罐啤酒

家姐今晚有啲怪，平時佢食飯都好多嘢講，但今餐卻很寡言
最怪係佢竟然主動攞酒飲，明明全家咁多個人佢最憎飲酒（因為酒量細好易醉）
不過我都無理，大概佢響公司遇到啲阻滯

咁家姐原本坐響張電腦凳上面，你知個啲凳用一用力推就好似merry-go-round咁，轉來轉去好難發力，咁我就叫家姐背向我坐響梳化上面。

掾膊第一件事係要確認痛點

於是我就由條頸慢慢往外掾，然後在沿肩胛骨邊緣按摩，撳到去近住脊椎個角位到，家姐即刻聳一聳肩，「嘶」一聲咬唇，我就知佢邊個位痛。

咁跟住個啲都係例牌嘢啦，都係掾下膊頭周圍，然後用拇指捏下個痛點。不過呢個時候，我發現家姐仲著緊件OL套裝，件襯衫扯住扯住好難按，於是我叫家姐：「除咗粒鈕啦，好難按啊」

家姐：「你自己除啦」
我：「唔係呢，粒鈕個位...唔係太方便」

家姐望一望我，跟著解開粒鈕。我往下瞥了一下。

係黑色蕾絲胸圍

我下面忍唔住扯咗一扯

我嘅秘密...
一個有關家姐嘅秘密...

唯有杜康

我一邊掠，家姐就一路飲。 我好死唔死問咗句：「今日做咩咁靜，你平時好多嘢講㗎」

家姐無即時答我，但係就將淨低嘅啤酒一口氣隊哂入口，跟住講咗句：「條仆街今日嚟咗舖頭。」

個下我就知問錯問題，但係反正唔問都問咗，索性問下佢哋嘅關係依家點

我：「佢無搞搞震滋擾你啊嘛？佢想點啊…翻撻？不過應…」

家姐揮一揮手，緊閉著眼，輕輕敲著額頭，然後攤大手板。

我：「做乜？」
因為我幫家姐掠膊頭嘅時候都係企住響度，方便出力。所以家姐擰頭仰首望著我，淨係講咗一個字：「酒」

呢個時候家姐雙頰微紅，顯然已有醒醉之意。於是我響佢個額頭打了個爆栗：「仲飲？唔使返工啊？聽日斷片你就知味道。」

家姐微嗔道：「啊由細到大你都係咁㗎喎，放鬆少少啦I am not a Puritan」說完抿了抿嘴，從下而上斜視著我。

大姐啊唔好咁望我啦，我都係為你著想咋

由細到大，我都係比較循規蹈矩，父母叫我讀書就讀，又無乜參加課外活動，摺到無人有。
相比之下，家姐都係放得開個個，鍾意試新嘢，有主見。佢想做嘅嘢基本上無咩人阻止到佢（所以有時我都會諗佢無誤入歧途真係萬幸）

響外人眼中佢都幾男仔頭，響我眼中佢簡直係我個阿哥咁濟。如果有「姊代兄職」呢個詞，形容佢就最貼切。

不過直至家姐出嚟做嘢之前，我時不時都會見到家姐溫柔嘅一面

例如冚我嘅時候、逗我嘅時候、鼓勵我嘅時候…

仲有失戀嘅時候

其實老豆同阿媽知唔知嘅呢？響早出晚歸嘅佢地眼中，家姐大概就只剩低男仔頭嘅一面。

「喂，做乜靜哂？男人老狗唔係比我話一話就嬲啊嘛？」家姐繼續仰首望著我

我望一望佢對眼，瞳孔中好似望到呆若木雞的自己

家姐依舊紅都面哂，睇嚟唔比佢飲酒係一個正確嘅選擇

「捏…」家姐望著我，突然伸手狠狠地捏咗捏我塊面

「做咩呆哂，唔好停手」跟住指一指自己嘅膊頭，好似老細落order咁「繼續幫我掾」

大概係響連鎖時裝店度做sales，儲埋儲埋唔少氣吧。不過你話我偏心都好，家姐即使係扮老細咁嘅款，一樣都係咁正。

我望一望佢裙下嘅黑絲。昏黃燈光下，纖穠合宜嘅雙腳被緊緊包裹著，只餘下輪廓。翹起的小腿緩緩擺盪。默默數過，大概每盪一下，我個心就跳咗三下。
嗯，依個look有種御姐嘅感覺，我如是想。

不過頭先比家姐望一望，個心差啲skip錯beat。今晚搞乜撚嘢，明明我又唔係飲酒個個。大概係因為有一排無比家姐咁望過啩。以前中學時家姐同我親密好多，而家要返工就無咁多相處時間啦...
突然間我好似明白點解中學時自己完全無追女仔嘅慾望。

秋夜未央

按咗一陣，我估家姐膊頭應該都鬆咗唔少，於是順便按摩埋條頸。
原本膊頭位有衫蓋住，條頸卻係赤裸嘅肌膚，我碰一碰就反射作用地縮手。

搞乜鬼？以前都幫家姐捏過條頸，使唔使咁大反應。家姐都察覺了，問道：「你边啦？反正都掠咗咁耐...」我即刻講：「無問題，至少比我幫你按摩條頸。」求你比我望多你一陣啦。

家姐似乎看穿我的心思，微微一笑就不再說話

又回復到無嘢講個狀態，我唯有搵嘢講。
「條友...今日點解嚟你鋪面？」

家姐低頭，又是一陣沈默

「你知唔知邊個係關心妍嗎？」佢突然問。我「嗯」了一聲，按摩住佢柔若無骨嘅粉頸。從後望著，我無端端想起日本的藝妓穿和服後，也是這樣露出粉頸。

「佢前幾日嚟幫襯，咁啱遇著堆大陸客人，嘈到拆天。咁佢就問我可唔可以關左間鋪一陣
等佢揀衫。咁正常人都知唔得啦，你估你皇帝咩，打電話問過老闆都話唔得，至多俾多d折頭佢。結果就比佢鬧，之後仲接到complaint」見到家姐講講下塊面開始沁汗，我幫佢抹一抹，順便掃一掃佢嘅背脊。香港地閪客之多、服務業工作環境之惡劣，眾所周知，但係家姐EQ一向幾高，無理由單單係咁就發火...

家姐歇了一下，接續道：「今日佢又嚟，都知佢係玩嘢...又要開新衫試，試完又無話要
其實公司明明唔比咁做...但係條西裝佬...」家姐講嘢開始凌亂，搞到我到都開始聽唔明。斷估條西裝佬應該係關心妍助手啩，但係咁又有...

「條西裝友就係條仆街啊！！！」家姐突然大叫。

我呆咗兩秒先load到「吓？」

「之前問佢做邊行又唔講，依家好啦，仲夠膽派喜帖比我...」我真係「吓」咗一聲出嚟。
「喜帖...？」訊息量太大，一時間反應唔到。

「等我咁傻...唔怪之得我一提結婚就比佢飛，原來人地一早就談婚論嫁㗎啦，不過對象唔係我咋」家姐一口氣講完，透啖氣，笑著望我，伸手摸了摸我的頭「所以記住出到嚟做嘢記住帶眼識人，睇下你啊仲係成碌木咁仲未load到，出到嚟要話頭醒尾啊知無？」

其實家姐你不如喊出嚟啦

我望住佢紅腫嘅雙眼如是想到

通常呢個時候啲愛情片套路，男主角都係講啲咩「唔使怕有我響度」「響我嘅膊頭度喊啦」然後就會提升女方好感度，觸發下一個情境(其實呢個似係galgame多啲？)

不過我係一條死毒撚
毒撚最忌啲咩啊？有自信囉
所以我無自信，實在講唔出呢啲對白

不過我比起其他A0毒撚有一個優勢，就係我遇過類似嘅情況
正如就算你唔睇攻略，若果十幾年不斷玩同一隻galgame，鳩撞都總可以破哂所有路線

同樣道理，家姐都唔係第一次失戀。

響家姐Form5（我Form4）時候嘅運動會
佢係200米嘅第三名、係一段2年嘅感情中嘅第三者

呢一刻，我嘅反應同當年一樣

我吻了一下家姐的額頭
傳入鼻端的氣味，混雜了汗水的酸餿味與昨晚洗澡留下的洗髮水的花香

F4嘅時候，我唔明點解陶淵明響《閒情賦》中會講「願在衣而為領，承華首之餘芳」，女仔個頭陣「徐」有咩咁好聞？
依家我明白了。

然後同當年一樣，又忍唔住錫咗佢塊面一啖

家姐摸了摸額頭，捏了一下我塊面「做咩輕薄我？」。眉梢間還是當年那抹笑意

我們仍只是姐弟。

唔知係咪錯覺，家姐被我盯著，面變得更加紅。乜啤酒酒精度數有咁高咩？

家姐別過臉，指一指對腳，笑住咁落order：「行咗成日，幫我捏下對腳」

哇大姐咁樣轉移話題都幾突兀喎。不過算啦，如果家姐覺得咁樣開心就無問題。何況難得可以掂下家姐對黑絲腳。想到此處，我不由自主搖了下頭，彷彿要將背德的想法拋諸腦後。

家姐見狀，縮一縮腳，問：「我對腳好臭啊嘛？sor翻咗屋企咁耐仲未洗」，準備褪下黑絲。我連忙阻止：「無問題」，然後跪在家姐面前，急不及待地按摩起佢嘅右腳板。從腳趾捏上去，關節又「劈哩啪啦」咁響咗一輪。聽著清脆的節拍，指尖滑過腳底，繞過腳跟，推入小腿腹；傳來的是黑絲順滑的觸感，使我像觸電般震了震。我偷望了家姐一眼，
佢似乎響度閉目養神，酒力應未散去。只見佢輕輕咬唇，忍笑啊？有咩咁好笑？

下一秒我就明白了，因為她將左腳放響我膊頭上面。咁根本就係將我當係腳托啦。

會飲篇

我表面扮到無反應咁，其實下體已經扯到行哂。無他，因為我係腳膠。

曾經有套動畫，男主角話胸部只係臀部嘅替代品。究竟係咪真我就唔知，但我好肯定對於腳嘅迷戀先係最高境界，尤其是響光線不足嘅情況下，厚嘅
黑絲隱去肌膚，只留下腳形——兩組完美的弧線。柏拉圖都講過，最高層次嘅愛係對「美」嘅理型嘅愛。當達到呢個層次，你愛嘅對象唔再係變幻無常嘅實質，而係自有永有嘅概念。正如大學讀math嘅人都知，讀數的話你係唔會見到有數字，只會見到一堆符號，因為數學家在乎的不是數字代入數式的某個instance，而是背後一而貫之的某種理論；同樣道理，我對黑絲的執著，在於佢隱去腳的實質，只留下抽象嘅「腳」。黑絲下面的肌膚血肉並不重要，重要的是

此時此刻
指間的順滑觸感
鼻端的腳臭
耳邊傳來的 摩裟聲
填滿了眼前完美的弧線

家姐見我目光呆滯，開玩笑般將左腳塞進我的鼻孔內，一下子將我從理型界中拉回現實。
從撐開的腳趾縫間，透過拉薄的黑絲，家姐在掩嘴而笑。「傻仔，快啲按摩完比我沖涼啦。」

我恍惚地點了點頭，突然捉住家姐的腳踝，用舌尖輕輕舔著，從腳趾尾舐到大腿內側。傳入口中的是意料之中、難以言喻嘅酸臭味。但係對我而言實在再是適合不過。「視聽嗅味觸」五感齊集，家姐的腳在我心中終於昇華為既超越(transcendent)亦內在(immanent)的完整實體。

但係家姐點會明白我內心嘅冥想。當我個頭伸到去佢嘅大腿時，佢即刻撳停我，我亦立即順勢回復正襟危坐的姿勢，內心一陣狂跳。今鋪仆街啦，身為一條fact
check撚，我肯定自己已經干犯非禮罪，如果唔係剎住，隨時加多條亂倫罪。

我用盡勇氣望咗家姐一眼，佢抿實個嘴，塊面漲得更紅。今次我肯定唔止酒精作用。
佢用隻右手抹一抹黑絲上面嘅口水，問：「你搞咩啊細佬」

我支吾以對。
好在家姐竟然唔嬲（大概係酒精作用），只係嘆咗口氣，講：「細佬你眼訓啦」我心中暗舒一口氣，但係又有啲疑惑。跟住落嚟家姐嘅舉措更是令我不明所以。

家姐拍一拍梳化左邊，示意我坐下，然後隨手攞條毛巾蒙住我對眼，又綁著我對手，再將右手放在我嘴前：「嚟，張開口，舔返你自己啲口水。」

赤沙印記

玩到咁大
響呢個moment，我知道家姐根本就唔係醉。
究竟我應該假裝不知繼續落去？抑或到此為止
按照目前走向，繼續落去的話，後果可以好嚴重，隨時老強都有份（考慮到家姐似醉非醉嘅精神狀態）
至於到此戛然而止的話就無咩大不了（除咗畀除定褲打飛機嘅連登仔屌老母外）
權衡後，我終於開口：「家姐你醉啦」
蒙目後看不到家姐的反應，只聽到佢響我耳邊認真道：「我呢一刻無醉，你都知啤酒咁嘅度數，仲要一罐咁大把，又隔咁耐，酒量再細都醒啦。」默然良久，她輕輕咬著我嘅耳珠，將某句話呼進我耳中。

「我願意」

呢句話，我由F4等到而家

就好似某啲VN咁，即使走看似相同的路線，一周目和二周目都可能有不同情節。
曾經我以為自己嘅情意呢世都屆不到
但係竟然無心插柳柳成蔭

後來回想
呢句話雖然字面上同F4時期望的一樣
但係意思變咗，意義亦都變咗

不過呢一刻我都唔理咁多。柔聲入耳，呵氣如蘭，應該無人把持得住。

我張開口拼命舔佢嘅掌心、吮吸住佢嘅蔥指，一方面是為了取悅家姐，心底裡竟也有種回到幼兒時期的感覺。家姐大概被我舔得有點痕，一邊忍住笑，一邊輕撫揉捻著我嘅鬢邊。漸漸地我越來越大膽，從掌心舔至手腕，再沿著前肘後臂嚙咬著，留下兩行或深或淺的齒印；當舌頭滑過時，凹凸不平的觸感令我聯想起F4時和家姐參加的學校旅行。在赤柱海灘的某處，淡黃色的細沙上曾並列著兩行足跡。

為何兩個人四隻腳，卻只得兩行足印？
因為最初我踏在家姐足印中
最後家姐背著我走完整段路。

宣示主權

原本家姐係企嚮度，後尾聽到一陣除裙嘅聲
跟住佢就面對面坐咗上嚟，條腰輕輕扭動，隔著絲襪摩擦住我下面，搞到我下體跳動咗幾下。好彩勉強忍住無射出嚟，如果唔係肯定被佢笑到面黃。
即便如此，家姐明顯感覺到我嚮度極力忍耐。雖然隔著毛巾睇唔到佢表情，不過斷估都係嚮度忍笑。
「細佬...你平時打飛機幾快射？」家姐一邊問，隻手一邊從我嘅胸膛掃落去小腹。
頂盡10分鐘，我心諗。絕對唔可以被家姐掂到我條J， 否則一定早洩。

於是為咗轉移佢嘅注意力，我一嘢啜落去佢鎖骨之間、喉嚨對落嘅位置
家姐：「啊...唔好啜...」原本都有半隻手伸咗入我條底褲，依家都即刻抽返出嚟攬實我條腰。

果然呢度係家姐嘅敏感帶
我緊係無理佢嘅抗議，繼續不斷用舌頭嚮個度打轉，偶然又用牙細細力扯起佢鎖骨附近嘅薄皮。個種皮膚嚮骨面滑動嘅感覺，配合著耳邊家姐似有若無嘅呻吟同喘氣聲，就好似玩花樣滑冰咁。只不過羽生結弦對溜冰鞋變咗我嘅嘴，個溜冰場就變咗家姐嘅肩領。

滑下滑下就去到條頸度
呢個時候家姐啲喘氣聲開始急促，腰扭動摩擦嘅速度亦都不斷加快
正當我打算錫到佢成條頸都係咖哩雞嘅時候，
佢低聲道：「喂...唔好啜得太大力」
咁我當聽唔到照啜，佢竟然撥開我個頭。

我有啲愕然，心底亦有啲燥同委屈
我究竟做錯啲乜嘢？明明個氣氛都唔錯，做乜打斷呢；個種令人燥底之處，就好似Youtube播片中途加插廣告一樣。

家姐似乎都明白自己做得過分咗，仿似道歉般用食指嚮我嘅眉間打轉，撫平個度嘅皺褶；再慢慢沿鼻樑滑下，點在唇上。

「你知唔知留低吻痕係咩意思？」家姐問道。我心中浮現的是家姐美目流盼，輕托香腮嘅模樣。
「可以有啲乜特別含義啊...咪就係代表你被人kiss————」
「咁點解馬匹會有烙印？點解插畫上面會有畫家個簽名？」家姐打斷我嘅話柄，一邊問，一邊逗弄我嘅身體，好似細佬女玩公仔咁。

聽到呢度，我似懂非懂。

「因為我先係做主動嗰個，只有我先有權響你身上留下印記。」話口未完，佢就好似宣示主權一樣，狠狠地響我條頸上印上領地旗。

青絲珠簾

我真係估唔到成件事個走向竟然係femdom
雖然我已經響無數次打飛機嘅幻想中預演過成個流程，但係現實真係發生嘅時候，我都係反應唔嚟，腦裡面諗嘅都係啲無謂嘢。

例如 究竟家姐同佢個ex做愛時係咪都係咁
佢ex鍾唔鍾意呢種玩法

不過事實證明，家姐真係做主動個方。當我仲係成碌木咁發哂呆嘅時候，家姐一嘢就除咗我條褲，然後將我推咗入房

等一陣先，雖然我蒙咗眼，但係從距離估計，呢間房係老豆同阿媽間主人房嚟㗎喎！

「坐低」
看似平淡嘅一句話，家姐卻難掩心中興奮。
越短嘅命令，越強嘅威嚴，越難去反抗

我一邊小心翼翼咁坐低響張床度（蒙緊眼，一唔小心就會向後仆），一邊講：「咪住家姐，返我地間房啦。萬一搞亂咗呢度會比佢地發現…」

「啪」
我塊面被家姐不輕不重咁摑咗下
面頰輕微嘅麻木同痛楚逐漸往內蠶食，理智嘅消散換來肉慾嘅滋長

我似乎打開了一度不得了的新世界的大門

「要叫我『主人』啊細佬，或者
“oner-sama”都得」家姐在我面前來回踱步，我能感覺到佢灼熱嘅視線掃射者我嘅身體，好似細佬女幫自己嘅公仔擺好pose之後離遠觀賞。

家姐嘅ex真係頂得順呢種玩法？平日服侍關心妍都應該受夠氣，搞外遇無非都係想扮下大男人，點知遇著我家姐呢種dominatrix。可以話由相遇一刻開始就注定分道揚鑣。

「主人…」正當我開口講嘢，眼前忽然一亮，使我不由得眯起雙目。
良久，才發現面前是另一位自己，昂首的下體彷彿在對著同伴敬禮。

家姐用食指同拇指掂住龜頭，輕輕揉捻著；又俯首吐下一絲唾液，黏膩的暖流瞬間從馬眼瀰漫開來。家姐眼望著佢面前打招呼般前後跳動、隨時一洩千里嘅肉棒，挑一挑眉，瞥了我一眼，面上紅暈又增艷幾分，好似響度講：「想我幫你含就出聲啦」。不過佢大概都知佢細佬係青頭仔，頂唔順咁大刺激，所以都無咁做，而係坐埋上張床度，雙腳從後繞實我，腳掌合攏，套弄著我的肉棒。

狹窄嘅腳穴緊緊包著肉，纖密的黑絲來回擦拭著冠狀溝，快感彷如潮水般此起彼伏；
觸電般嘅感覺流遍全身，只不過呢次特別響會陰處迴盪，好似有條蛇響度鑽來鑽去。

我合埋對眼，死忍爛忍，不斷發出「嘶嘶」之聲。好死唔死嘅係，家姐慌死我唔射咁，一邊攬實我一邊舔我嘅耳背，挑逗道：「想唔想再爽啲...等我用手幫你...」
我繼續合埋對眼，只係不斷點頭，費事浪費一分一秒嘅快感。

但係事實證明我錯了，呢句話看似係請求，實質係命令。我無權應允，只能懇求。

所以家姐嘅反應係突然停低，從後一腳踩落我條J度。由於當時扯到行哂，基本上係貼住小腹咁濟，所以呢一嘢痛到我向前彎腰佝僂。

好在家姐拿捏力道恰到好處，幾秒後就唔太痛了。睇嚟家姐真係經驗十足。

「咁玩法難怪你ex飛你...」我忍不住抱怨道，話就話兩個人一受一攻，但係毫無預警下直擊弱點，有怨言都再所難免啩，我又唔係你嘅性奴...

話口未完，佢搵住我嘅頭髮，向後將我個人扯返直，然後又一巴摑埋嚟，力道比起上次仲大咗，大概係因為刺中家姐嘅痛處吧。
呢一刻我反而唔在意面上嘅痛楚，反而平靜中帶點興奮。可能係因為家姐嘅反應響情理之中，卻又在意料之外。我開始覺得自己有成為M嘅潛質，類似「十四巴」港女嘅男朋友啲friend。

「張喜帖我一收到就當住佢面搋爛...」講到呢度佢頓了一頓，接續道：「所以我應承自己，下一段關係一定要係我全面主導。」
我擰過頭，只見佢不再盤坐，而是張腿跪坐，比我還高出一個頭。佢額頭漸漸沁出黃豆般大的汗珠，就好似啱啱跑完200米咁。

「啪...」佢除下髮夾，頭一揮，及肩長髮傾瀉下來，罩住兩人嘅面。在盪漾的青絲間往外望，好似隔住層珠簾一樣。外界睇上去帶點虛幻同遙遠，但亦挽留低此刻同樣虛幻同遙遠嘅姊弟名份。

亂舞嘅髮絲，飄揚的風，跑道的汗水

佢嘅雙瞳中可以看出漣漪，那是她的F5與我的F4

點解我會跑輸？你看著200米男女組第一名擁吻時問。一定係因為我唔夠主動，一定係除非唔係。從此你將柔弱一面漸漸收藏，收藏在兩鬢珠簾後。

家姐繼續用居高臨下的姿態睥倪著我，塊面仲要好近，其實除咗我對眼之外應該乜都望唔到，乜我對眼有咁好望咩？

「如果可以搵到個好似細佬你咁嘅男朋友就好啦」家姐把額頭貼上來

「主人我一直響呢度」講完呢句說話，從家姐嘅眼神我就知，「細佬」呢個嘅身影終於隱沒於males ub嘅理型中。

作為回饋，佢嘅唾液如涓涓細流，酒精氧化後的酸味令人回憶起運動場上酸澀；佢條脷如蔓藤般蜿蜒進來，纏繞吞吐，好似想連我嘅上顎都要劃上佢嘅印記。

賞罰分明

其實我真係唔識舌吻，嚴格而言我根本無同任何人嘴對嘴kiss過（阿媽個啲都係錫下面頰就算）所以呢方面我經驗為零。不過好在家姐S得嚟都好識遷就我，基本上大部分時候都係佢主動伸條腩入我口，挑弄我條腩根。呢個部位真係好敏感，應該仲敏感過龜頭。只要家姐用舌尖輕輕打過轉，個感覺就好似坐過山車俯衝落嚟咁心跳加速。雖然同打飛機一樣都係性刺激，卻有不同風味。

過咗一陣，我擰轉身，正面畀家姐攬住。呢個時候我都膽粗粗想主動試下自己個技巧，於是學家姐咁用舌尖摩裟佢嘅牙齦，結果家姐一邊捽住鼻一邊笑住咁推開我個頭。

「傻仔你太輕力啦，搞到我個鼻好痕想打噴嚏。」講完又有啲無奈咁眨下眼望著我（見gif），然後又湊塊面埋嚟。

頂你啱先打完我，依家又電我，糖果與鞭子，一啖砂糖一啖屎，嗚呀你明知我對呢套無抵抗力㗎嘛。

當我以為佢又會主動伸條腩入嚟嘅時候，佢嘴唇就響距離一釐米左右停低。佢嘅鼻息撫拂著我嘅鼻翼，我望一望家姐，佢咪埋眼抬一抬下巴，「嗯」了一聲。

我再也忍唔住，一嘟嘴落去，順勢將家姐撲倒在床上。我條腩由佢嘅下巴一直向下舐，遇到礙事的襯衫則懶得解鈕（而且我對手一直都係綁住），直接好似
野狗一樣用牙將件衫撕開，隔著胸圍用力吮吸早已凸起的粉紅乳頭。家姐明顯無預計都呢點，亦嚟唔切反應，直到我舐到去佢個肚個時候先至推開我。

推開我之後，我以為佢肯定又會摑我幾巴，點知佢一聲不吭，將我擰返轉坐返響度，同我一齊對住塊鏡。
鏡中倒映的是她平靜的笑容。
然後佢輕輕搔住我嘅春袋底，同時循序漸進地用力捏，一邊吹氣入我耳仔：「想唔想大力啲」
今次唔係玩，來真的話肯定比踩J個次痛得多，我即刻淆底：「...唔好...」
「唔好咩啊...」下面開始傳來痛楚
「唔好捏我...我知錯啦」我望一望塊鏡，家姐露齒而笑
「知唔知自己錯啲乜？」
「我無等到主人命令就亂咁郁...」

「知道的話下次就唔好再犯啦」家姐隻手慢慢移離春袋，舔了舔嘴唇，然後輕咬著我的後頸，好似咩都無發生過咁。

而我留完幾滴冷汗後，又換來一陣陣戰慄的快意。
一想到可以被家姐一邊捏實春袋，一邊用看垃圾的眼神居高俾倪俯視，已經令我不由得振奮起來。

不過家姐對手雖然離開春袋，卻停留在玉莖上緩緩套弄。

前一刻還面臨絕的危機，下一秒卻是如許柔情蜜意。

家姐從旁望了望我一眼，然後對著鏡說：「細佬，望住塊鏡」

屌，其實真係有啲羞恥，被女人撚狗咁撚，然後仲要一副銷魂嘅表情。雖然係好享受，但從第三身角

度睇係極老尷。

於是我閉目擰埋一邊，家姐就立即停止套弄。

我頂！！！！
個種飄飄乎欲羽化而登仙、然後半途墮回凡間嘅感覺，你明唔撚明啊？
就好似打打下機就嚟爆塔個下斷線咁
仲衰過Youtube片中途插廣告

我回首望著家姐，我相信自己個眼神就好似隻餓咗幾日嘅狗等主人餵食咁
毫無尊嚴咁乞求
不過我好樂意咁做，只要能夠同家姐共處多一秒，做狗都無所謂。
可能呢個就係我由F4開始不敢直視嘅夢想。

講番家姐而家嘅樣
見到佢就知佢想有風使到盡
佢轉一轉對眼，跟著笑住咁慢慢吐口水入手心，偶然仲要望下我

大姐啊我扯到就嚟射啦，唔使再誘惑我啦

但係家姐完全無視我哀求嘅眼神，而係傾斜掌心，等一滴滴唾沫降臨在我的龜頭上
再用尾指塗抹，圍住繫帶打圈；偶然碰一碰馬眼，拉出一絲絲前列腺液。

我知家姐明顯係挑戰我忍耐力。果不其然，佢問
「想要嗎？」邊說邊搔了一下我嘅春袋底
「想要就求我啦」嗚呀又係呢種眼神，我而家有好嚴重嘅blueball

我望住鏡入面家姐皓白的雙臂，以及感受著下體傳來的靈動跳躍又柔若無骨的手指觸感，就知自己完全無反抗餘地。

天籟之聲

「我投降...」我一路忍住下體傳來的酸麻感，盡量使語氣平靜。
「投降？You don’t even stand a chance against me」家姐要串的話係可以好臭串，不過係依家呢種情況唔單止無問題，反而係一種情趣。從鏡中可以見到家姐嘅表情係相當滿意，仲興奮到起勢錫我背脊。與其話家姐係抖S，我覺得比較貼近小惡魔。

不過我又感到落寞，既係為家姐，亦係為自己。

家姐過去有無遇過能夠咁遷就佢、滿足佢性幻想嘅男友？定係每次都係由男友主導，好似例行公事咁做完就算？如果遇過的話，大概都唔會好似依家咁興奮。

但係家姐嘅希望儘管渺茫，卻在可追求的未來。
而我的願望永遠停留在過去，留咗響F4 嘅運動場同赤柱沙灘

因為家姐無特定嘅目標，只要能滿足佢嘅慾望就可以了
但係我只係想要家姐。就算咁樣落去肯定無好結果，就算家姐只係攞我嚟攝時間都好，就算家姐只係當我係寵物咁調教都好，我都唔後悔。

本就不應出現的感情，能無疾而終已是好結果。

「你發咩牛逗啊？」家姐拍一拍我的面頰，把我從現實的虛幻喚回虛幻的現實。

快感中斷帶來的苦悶再次侵襲而來。

家姐見我一臉沮喪，完全估唔到我諗緊乜，佢大概認為我之所以苦口苦面，都係想佢繼續幫手打飛機。

「比啲好嘢你睇」
家姐稍一挺腰，「啪」的一聲解開胸圍，兩個大小適中的渾圓半球映入眼中，下體都興奮到不由自主地跳動起來，剛才的愁思瞬時拋諸腦後。

「想唔想我用呢個暖笠笠嘅bra劣你條J啊」話口未完就放到我鼻前。大概是費洛蒙以及家姐聲音磁性的緣故，胸圍上的斑斑汗跡都變成甘霖玉液浸淫留下的泐痕。

「主人求你用個bra劣我條J」唔使佢教，我都知家姐係想聽啲咁嘅嘢啫。

結果我又失算

「邊個話就咁求就得啊？」家姐將我嘅頭擰向塊鏡，逼我睜大雙眼
「對住鏡大聲跟我念」

吓？

「姐姐大人」「姐姐大人...」等陣，連稱謂都變埋？不過佢做主啊嘛，無計啦

「我跪求你」「我跪求你...」well毒撚膝下無千金

「用你個暖笠笠嘅汗臭bra」「...」
我稍一遲疑，家姐就擺出一副「我拎個bra去洗你自己同左右手做friend啦」嘅姿勢。
經過頭先捏春袋嘅環節，我已經知道雖然家姐係偏向小惡魔，不過下手之狠不可低估，所以都係窒下窒下咁跟住讀。

「幫你個位淫賤下流鹹濕嘅細佬」「唔好咁啦...」
「我拎個bra去...」「幫你個位淫賤下流鹹濕嘅細佬」

「條光纖J打飛機」

睇到呢度停一停諗一諗，如果係你，你會點答

男人被人笑J短幼軟係一種極大恥辱，我真係好難親口承認咁講出口（即使情趣都係咁話）。不過呢一切都響家姐預期之內，只見家姐歪頭微笑道：「男人真係很重視個度個size啊」一邊講一邊用拇指食指中指弄圍住條冠狀溝轉。

「咁係啊嘛，正如女人應該都好介意自己下面臭唔臭」（註1）我忍唔住為自己辯護

「但係我唔介意」家姐望著我對眼。「唔介意你條J嘅size」補充後無意識地整了整自己條底褲。

見我仍將信將疑，家姐續道：「size太大的話會...對我嚟講好有壓迫感」
「就好似當你醒起deadline係聽日，但你仲有一大堆未做嘅嘢咁。」

「但係你呢個size就啱啱好...有種掌握之中嘅感覺」原本佢正響度摩擦右側冠狀溝（呢個正係我嘅敏感帶，可能因為我條J本身彎向右），說完突然好似揸joystick咁成隻手緊緊包住條J，然後快速上下chok

「啊...得得得我講我講...光纖J打飛機光纖J打飛機」

「成句由頭到尾講一次」「姐姐大人我跪求你用你個暖笠笠嘅汗臭bra幫你個位淫賤下流鹹濕嘅細佬條光纖J打飛機」

見我由慌亂無比語無倫次變成乖巧順從嘅樣，家姐又笑出聲，好似剛剛訓練完隻寵物做某啲高難度雜技咁。睇嚟我應該係一條合格嘅狗。

話說我有無講過家姐嘅笑容真係好甜，尤其是配合埋誘惑嘅眼神同埋挑逗嘅言語，真係冧死仔。

可惜我做唔倒佢條仔

「既然你咁乖，咁就比啲獎勵你啦」

又係溫軟順滑的觸感，家姐條脷同嘴唇一再慰藉我的後頸，要在貧瘠
to的黃土高原上種滿士多啤梨；另一邊廂，佢對手都無停過，左胸圍右赤手；先用軟綿綿嘅胸圍好似熱狗咁包住條肉棒緩慢有力咁chok，然後右手攤大手板，針對右邊冠狀溝快速摩擦。響家姐黏膩嘅

唾液加持下，不斷膨脹的快感像氫氣球一樣，將曾經墮入凡間嘅靈魂拉回飄飄欲仙的半空，上升速度之快，令人聯想起莊子所說的「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

「啊...啊啊啊」我嘅呻吟早已壓抑不住，隨著噫出的氣息幻化為風。
「嗯...嗯嗯嗯」家姐亦早已跟隨手腕搖動節奏扭動腰肢，隔著薄薄的蕾絲內褲，在我的背上擦洗其珍珠。我當然話頭醒尾，反正我對手反手縛在後面，順便幫家姐按摩。如此一來縱向橫向刺激均齊備，家姐自是緊緊從後抱著我，用喜悅撩動我的耳膜。

此時此刻，一唱一和，前者呼、後者應，
如果人籟係樂器聲、地籟係風聲，咁依家啲聲係咪天籟？庶幾近也。

「姐姐大人..我要去...」忍咗成粒鐘，其實已經到達極限。我望一望家姐，見到佢都係汗如雨滴、嬌喘連連、面紅耳赤咁嘅款，應該都差唔多。

結果大家應該都估到
我又估錯。

家姐一聽我講，就即刻停手，仲捏住個龜頭，響我耳邊低聲道：「我一日未高潮、未話你可以射，你都唔可以高潮，明白未？同我忍番佢入去」望住我痛苦嘅表情，家姐突然講咗句：「你係唯一令我滿意嘅男人。」

就憑呢句說話

我願意畀家姐用來攝時間。我係家姐隻兵。我係家姐唯一一隻兵
我願意當寵物被家姐調教。我係家姐隻狗。我係家姐唯一一隻狗
我願意做家姐細佬陪住佢。我係家姐細佬。我係家姐唯一嘅細佬

我突然覺得自己已經達到三位一體嘅境界

家姐將胡思亂想的我平放在床
「細佬你係咪想射？」我點頭
「咁就舐到我高潮啦」

吓？

家姐跨坐於我面上，早已濕透嘅底褲蹭弄著我的鼻尖。佢撥開薄如蟬翼的隔膜，露出一片粉紅，然後下達最後的兩個字的命令

「舐屄」

註1: 呢樣嘢係有數據支持㗎
"Based on this new data, the female equivalent of worrying about the size of your penis may be—pausing to build suspense—worrying about whether your vagina smells"
Excerpt From: Seth Stephens-Davidowitz. "Everybody Lies: Big Data, New Data, and What the Internet Can Tell Us About Who We Really Are." iBooks.

潘朵拉之盒

終於來到這一刻
前列腺再次傳來隱隱抽搐的感覺，我閉上眼，咬牙提肛。
這一切自然傳入家姐眼中。只聽得她喘息聲越來越大（儘管我還未開始舐），將私處壓上我的嘴，一邊輕輕摩擦，一邊輕聲道：「細佬，我想要你...」不知是否錯覺，我似乎還聽到她說：「求下你啦...」
我默然以對，生怕稍一分神就一洩千里。
家姐見挑逗不奏效，擰了擰腰，反手用手指捏住我的龜頭。這突如其來的舉動嚇得我顫抖了一下。要不是我雙手被反縛，一定會護著下陰，絕不會讓家姐有機可乘。
這還不夠， 家姐稍為移開私處。即使我仍閉著眼，卻知道她彎腰俯首，湊近我耳邊，說了幾句話。

原來佢一早就知道我最大嘅秘密。

內疚、羞愧、興奮、背德...無數感受好似赤柱海灘嘅潮水咁，將我推返去個個不敢回想嘅沖身場。

潘朵拉嘅沖身場

「青頭仔使唔使咁大反應啊，你又唔係第一見到真嘅女人尻」她稍為停頓一下，似乎是要欣賞我心虛的表情。接著她壓低聲線：「響赤柱海灘你都望勻我全身上下啦」說完食指還在我的繫帶打了個轉，補充道：「仲要坐埋同一㗎旅遊巴，睇住你心急返屋企打飛機個樣真係好搞笑。」

所以之前家姐話我「淫賤下流鹹濕」，我都照讀，大概因為我都係咁睇自己。

「之後咁多年嚟，你仲有無幻想住我打飛機？」

我張開眼，家姐的臉近在咫尺。
微微揚起的眉、稍稍閉起的瞼、輕輕撅起的嘴 。

那表情認真得可愛，令人忍不住輕憐蜜愛；明明上一秒還像樂園中的蛇，前後變動之快，其捉摸不定處，倒是令人想起牠的靈動與狡黠。

「叫咗你去距離我最遠嘅花灑，警告過你唔好望過嚟，啊你個鹹濕仔都仲夠膽死」家姐反手捶了我腹部一拳，力道卻不大。

咁又係啊你成日叫我唔好望你
尤其是當你喊嘅時候，當你不得不展露脆弱一面嘅時候
細佬你第日要帶眼識人唔好好似你家姐咁，你邊強笑邊擰歪面（註1），坐緊嘅唔係屋企嘅梳化，而

係運動場嘅石屎階梯。斜陽下歡呼聲早已散去，但係你嘅聲音依然模糊不清，就好似珠簾後你嘅面容咁。

人就係咁犯賤，你越係要收收埋埋唔畀我知，我越係想知。就算係私隱都好，至少你畀我陪住你啊。你攞我出氣又好，出火都好，用完即棄都好，求下你唔好疏遠我。

我求下你

花灑水點散落，猶如斷線珠簾。若隱若現嘅胴體明明可望不可及，但已經係我睇你睇得最清楚嘅時候。至少我知道家姐係一個去完沙灘玩、跟住沖身時會偷偷地喊嘅人。

咁又難怪，運動會同學校旅行一個禮拜搞。

「對唔住...」我囁嚅著
「好彩個時無其他同學經過啫，如果唔係我真係唔知點解釋『個細佬眼甘甘望著自己喊緊嘅家姐沖身』」
「咁個沖身場係男女共用㗎嘛...」為自己辯護的老毛病又發作
「仲駁嘴？」
我閉上眼睛繃緊臉皮，準備迎接另一巴掌；卻預期落空。

家姐凝望著我

當年的鬱悶與酸澀，在運動場上尚未隨汗水宣洩殆盡，現在卻伴隨沙灘上的回憶，從塵封多年的潘朵拉之盒中逃逸出來。
視線錯開了，雙眼合上了。是怕我看穿嗎？
這自我保護的心態，原先只是不得已而為之，現在卻習而為常。

想到此處身體有點僵硬

家姐似乎察覺不了，繼續閉目搖頭，髮絲紊亂跳躍擺動著，像千萬條羊癇發作的蛇。
當她孤身面向大海時，聽到的除了浪濤聲外，還有甚麼？恐怕是無數雅典娜路過時撇低的訕笑與咒罵。

「又發呆？知道自己錯咩未？」不知何時，家姐已睜開眼看著我，靜靜懸垂的劉海找不到蛇的痕跡。

「對唔住」
我應該再主動啲，而唔係就咁默默陪住你。

「其實我無介意過。」家姐拖著腮，咬著尾指，笑著欣賞面前那石化的珀耳修斯。「不過未經人地事先同意就偷窺，點都唔啱（註2）」說著輕輕在我額頭彈了一下，又摸了幾下。

「咁點解你又打我又剩...」
你打得無錯。如果我嘅痛可以彌補我以前嘅被動，我求你打我。

「因為你只可以望見我表露畀你睇個面。」
不過今次直視者不會石化，偷窺者卻已為奴。

「做錯事就要懲罰。想贖罪的話就聽我命令。」家姐挺直腰，再次將私處湊到我臉上，同時用兩邊大腿緊緊夾著我的頭。黑絲與蕾絲半遮半掩，將我的注意力引向最終的歸宿--那片粉紅嫩肉間的豆豆。

「嚟，同我大啖大啖咁舐。」

註1:「擰歪面」讀咗 ling me min，
見http://apps.itsc.cuhk.edu.hk/hanyu/Page/Search.aspx?id=22169

註2:寫文時想起法改會早前提出制訂「窺淫罪」，爭議詳見：
https://lihkg.com/thread/667914/page/1

欲擒故縱

雖然我睇過唔少甜故同AV，而且家姐亦都剃咗毛，但係第一次實戰點都有啲驚青
究竟啲尻水係咩味
究竟要點舐
不過最大問題係：如果舐完都滿足唔到家姐咁咪好樣衰
不過都f隊到面前，唔得都要頂硬上㗎啦

作爲試水溫嘅第一步，我閉住氣細細力舔咗粒豆豆幾下，即時感覺到家姐大髀夾得更緊。
睇嚟家姐個度都幾敏感下

我偷望一下家姐，只見佢仰首向天，雙手並用，由外而內慢慢搓自己個波，同時用指尖揉按早已突起嘅粉紅乳頭，喘氣聲隱約可聞。如果係其他人的話，可能會爲雙手被縛唔得揸波而覺得可惜，不過我本身就對乳房無咩興趣（I am a podophilia fundamentalist ）所以都無咩所謂啦。

由於我掛住家姐無繼續舐，家姐低頭睥一睥我，嗔道：「做咩停哂口？你唔係以為咁就夠啊嘛？大啖啲！」話口未完就一嘢坐落我塊面度，搞到我幾乎透唔到氣。

為咗避免佢搞其他花樣，我唯有盡力。啱啱開始用成條脷舐嘅時候唔識點控制，通常都係打橫打直舐哂落個穴口個度。咁又唔係話無用嘅，但係家姐嘅反應都未算強烈，仲弱過初時，搞到我有啲挫敗感。

咁我就改變策略，回歸基本步，用舌尖圍住豆豆打轉，每轉兩三下再上下撥弄一下塊豆皮。果然家姐大髀夾得比以前更緊，搞到我個頭都有啲痛。我擰一擰頭，等家姐放鬆一下，然後不斷重複。
家姐啲呻吟漸漸大聲，並且急促起來「啊哈...嘶...嘖...噫...啊哈...嘶...啊哈啊哈」下盤擺動方向亦由前後摩擦變為上下提壓。莫非唔想我持續舔得太耐？我往上一望，家姐無再揉搓自己對波，反而咪埋對眼，一邊咬住右手手指，一邊用左手捏自己大髀，每次提起條腰前都會震一震，好似響度忍緊啲咩咁。

你都有今日啦，快啲高潮然後比我射啦。頭先谷住谷住啲精射唔出，令我開始產生逆反心理。呢個時候，我靈機一觸，跟隨家姐下盤節奏，趁佢提腰時順勢抬頭，同時用力吮啜住粒豆豆，又用條脷同嘴唇將粒豆推嚟推去，有時順時針有時逆時針咁。

「啊唔好咁...唔哈...好哈哈...慢...細力啲」呢招似乎出乎家姐意料之外，提腰越來越慢、越來越低，最後停咗落嚟；相反，個身打冷震就越來越密。

「聽...聽我...命令...慢啲...」家姐嘗試用手推開我個頭，但每次只要我用力一啜，佢就擺返對手入口咬住，後來連講講嘢都有困難，淨係可以斷斷續續咁呻吟同嬌喘。

我瞥了家姐一眼，她臉上兩片紅暈早已渲染開來，艷麗無比，令我想起那日黃昏她在看台上飲泣時，如同碎炭魚鱗般浮沈半空中的「火燒雲」。唯一不同之處，在於當時潦水已盡、秋高氣爽，現在卻她的汗卻從全身上下發散出來，從璇璣到膻中，匯聚流下，沿任以為經。滴成澗、澗成溪、溪成河，灌氣海，跨陰阜，最後被我一滴不剩地吞入口中。

與此同時，家姐穴口亦汩汩滲出黏液，其味微腥。摻和汗水同嚐，箇中滋味不足為外人道。

呢個時候，家姐深吸一口氣，斷續道：「直接...去啦...嚟啦...細佬快啲！」莫非家姐真係要高潮？大鑊...

下一秒，我停口唔郁。
嚴格而言，係已經郁唔到

由家姐流屎水時開始，我下頷同埋條脷嘅酸痛感越嚟越勁，始終第一次舐唔識就力，撐到咁耐已經唔錯啦。但依家問題唔係我點劾法，甚至亦唔係停口，而係好死唔死響家姐正準備高潮嘅時候停口。情況就好似之前家姐幫我打飛機就快射嘅時候捏實龜頭一樣。

咦，咁我咪無意間調教咗家姐。但係佢係我主人喎，你幾時見個M會調教返個主人轉頭？

諗到呢到，我留咗幾滴冷汗。

呢個時候，家姐已經移開對腳，靜靜地坐埋一邊。

死啦今次又會有啲咩懲罰？我惴惴不安咁望一望家姐。
哇屌佢又響度望住我笑啦

佢伸一伸手

我即刻用手護住下陰，但係失敗咗。我唔記得原來自己仲被人反縛緊。

正當我咪埋眼，準備接受比揸春袋更痛嘅懲罰時，家姐摸一摸我個頭。

我張開眼，只見家姐仍凝視著我。
赤柱海灘。
我重重地踏進面前的足印中，一瞬間疲意彷彿隨腳下水珠飛散，但很快雙腳很快就故態復萌，不聽使喚。你停下來，轉頭望著我，不發一言蹲下。明明我才是男孩子，而且難道你不累嗎？
你說你不累，笑意不減平日。這也難怪，日日練跑，海邊漫步自是不足掛齒。但是我總不由自主地擔心，你只是把倦意與無力藏在珠簾後的閨房。
擔心一下你自己吧，呆子。下一秒那個呆子已在你的背上。

如果有什麼不開心的事，記得告訴我。你如是笑著說，卻總在自己哭時沈默不言。
我覺得把自己當作狗也未免太看得起自己，畢竟我可是連樹洞都及不上啊。

「第一次就頂到咁耐，我細佬真係勁」我想在家姐的表情中找到一絲調侃，得到的卻只是體諒和欣慰。

喂唔好咁啦，依家明明係我滿足唔到你啊。你嬲我又好乜都好，唔好咁笑笑口啦。

「家姐個屄咁臭，難為你舐咁耐」體諒中多了一絲歉意

原來女人真係會介意自己個度臭唔臭，再一次從實踐中印證書本知識。

等陣，家姐會唔會係響度欲擒故縱啊？

「我唔係響度欲擒故縱啊。」家姐看穿我的心思，說完還瞪了我一眼。

屌cls乜我個心真係咁reader-friendly咩？
同埋講得呢句都真係此地無銀。
不過就算家姐係欲擒故縱，就算我知道，咁又點？
咪又係心甘命抵咁聽佢話

「比多次機會我...」

家姐邊打量著我的臉，邊用手指輕輕刮著我的胸膛，笑著說：「得唔得啊你，再失敗的話，我就唔係出火而係發火㗎啦。」

你個細佬一向都係咁廢。呢樣係無可否認嘅事實
但係你已經揹咗佢好耐，比個機會佢揹返你啦，就算只係一段短路。

家姐一目不轉望著我，隔了十秒，終於忍不住笑了出來，然後抱著我。
我雙手的束縛隨之解開。

佢將條毛巾放響我手中，然後閉上雙目

吓，jm9?
我一時間反應不來

隔了一會，家姐感覺不到任何動靜，睜開眼看見我像個白痴一樣坐著，又好氣又好笑，扶額道：「蒙我對眼啦傻仔」

「吓點解啊？」

「因為我覺得咁樣會爽啲囉，係咪唔得啊？」家姐原本淡了下去的面頰又開始紅起來。

「但係你係主人...」

「屌...好好好」家姐不禁白目，然後嘟著嘴，指著我：「我依家命令你蒙住我對眼！」

有無人覺得蒙眼後嘅女人真係好性感？難怪2B都係長期蒙住對眼行路（啊唔仆街個下又好嘢啊）

「Themis…」無意間我說出了自己心底的看法
「人地就正義女神，咁我係咩？」家姐啐了一口。

「你係我隔女神」講完，我就嘴咗埋去唔畀佢反駁。

良久嘴唇才緩緩分開，我順便吻走兩滴悄悄流下的淚。

「唔好扮情聖啦」家姐強作平靜道。
「去啦狗狗，搵黑松露啦」

高山流水

「狗？」
「我係你主人啊嘛，頭先叫你細佬硬係覺得唔夠過癮。唔鍾意啊？」
「唔係啊，好適合我啊」
嗚呀，家姐終於親口承認我係佢隻狗啦。諗到呢到，我忍唔住索咗佢個尻幾下。

同頭先姿勢唔同，家姐選擇訓響床上，並且用枕頭托高下盤，等我舐得無咁辛苦。
「陣間搞到個枕頭濕哂，會唔會畀老豆同阿媽發現㗎？佢地今晚返嚟訓喎」
「得啦，依家用緊反面。佢地訓正面，無啦啦點會發現啊？」家姐無好氣咁應我，然後摸一摸自己粒豆。「唔好咁多廢話，你係咪幫我㗎」

「當然啦」正當我打算舐落去嘅時候，我望一望家姐蒙眼嘅樣。

佢見唔到我。
之前我被家姐調教嘅時候，肢體同感官都受約束，依家就輪到家姐。
如果整蠱下佢會點呢？

我無舐落去，而係對住粒豆吹氣，同時用手指拗下拗下，笑住口問：「係咪想要呢家姐...想要就...」
「衰狗！」家姐對手向前一抓，打算撳我個頭落去，咁當然畀我避開咗啦，佢睇唔到嘢啊嘛。之但係「螳螂捕蟬黃雀在後」，我唔記得咗家姐仲有對腳，結果畀佢用一招「鉸剪腳」繞著條頸，個鼻都被佢隻右手捏住埋。

「投降投降...透唔到氣...主人饒命...」

「就憑你咁嘅水平仲想作反？睇嚟調教尚未成功...」家姐一邊加重對腳嘅力道，一邊用左手食指撩我下巴。

好在經過無數次被調教嘅經歷後，我早就唔係吳下阿蒙。怕畀家姐懲罰嘅話，就要先發制人。於是我趁家姐沈吟嘅時候，用力啜落去佢粒豆到。結果佢真係放鬆手唔再捏住我個鼻，但係對腳仍然無放鬆。

吮咗幾下，家姐好快回復返之前嘅狀態，呻吟聲喘氣聲此起彼落。由於依家係頭上尻下，佢對腳出力較少，更加游刃有餘，開始夾住我個頭前後摩擦，對手就幫我按摩牙骹，個種酸酸痛痛嘅感覺令到我係咁流口水，同佢啲淫水撈埋一齊，黏黏笠笠，每次我條脷舐個嫩肉嘅時候，都好似舔緊啫喱咁「」聲。個效果雖然無錯，但係我硬係覺得爭咁啲嘢。

然後我突然醒起我仲有對手未用㗎（畀縛得太耐，習慣咗唔用手）！

咁我當機立斷，左手響陰阜到搓，間接咁拉扯粒腫起哂嘅豆豆，廢事手指皮粗糙得濟整痛佢，而右手食指就細細力插入陰戶。

隻食指一按入去，就即刻畀入面嘅凹凸不平嘅肉面包到實一實，加上黏液源源不斷咁滲出，以致當隻手指滑動時，可以聽到吸盤咁嘅「唧唧」聲。我擰一擰手指，指腹向上，就響插到兩個指節深嘅時候，明顯感覺到個觸感唔同咗。跟住我手口並用，用齒面旋轉擦拭豆豆，同時彎指往上按。

「哈...哈哈...噢～～」家姐嘅花徑強力受縮一下，大髀劇烈咁顫抖，對手亦都唔再按摩我嘅牙骹，而係攆我啲頭髮。「等一陣...嗄...唔好咁快...」

我抬頭望一望家姐，發現佢表情變咗好多。原先僅限面上嘅紅暈，依家已經擴散到條頸同胸口；啱啱仲披散緊嘅髮絲，有唔少都濕笠笠咁黐哂響塊面度。呼吸自短促而凌亂，相形之下胸口起伏反而不大。

係咪要去啦？定係家姐仲想享受多陣？呢一刻我竟有啲猶豫不決。

我湊近她的臉，手指繼續撩撥，另一隻手則揭開眼罩。只見她眼神迷離失焦，時而反白；朱唇微微開合，舌頭蠢蠢欲動。

「主人...」
「細佬...」家姐用力咪埋眼，略為抬頭
咦？乜個稱呼唔係已經變咗「狗」啦咩？

「幫我...我想去...」一講完，佢嗰頭就有氣無力咁撻返落嗰枕頭到，明明咬唇強忍，但係濕潤嘅面頰就逐漸泛起笑靨。

傻仔，你幫唔到手㗎啦。運動場上你背向我，哽咽笑道。
傻仔，等我幫你啦。海灘上你回首看著背後的我，伸手笑道。

曾經，我怕自己的心意就像那封從天狼星傳來的短訊，依戀寄失後，只能簽收餘下的惆悵。

曾經，我在夜夢中看著那懸浮半空中碩大的異星，廣闊無垠的草原上晨光熹微，你明明就在身旁，側顏卻總是難以觸及。

就在剛才，你還笑著喝啤酒，就只差一排朱古力，儘管珠簾繡閣外細雨霏霏。

但在這一刻，你終於願意在平交道的另一邊等候我了。

我低頭用力啜弄，手指如同按著顫動的琴弦。

「啱啦...係...位...繼...」家姐唔再盤腿，反而用腳跟細細力按壓我嘅腰椎

手指在琴弦上拖動得越來越快，滑音不斷提高

伯牙低頭沈吟不語，鍾子期仰首讚頌長嘯

「牙...」宮

「雅...」商
「亞...」角
「嗄...」徵
「啊～～啊！」羽

在最高處，七弦盡斷。洋洋兮若江河的不是琴聲，倒湧而出，大有濁浪排空之勢。

一曲既絕，撫琴者猶不停手。

「細佬...夠啦...停...啊！」家姐口裡喊停，雙腿卻依舊緊緊夾著我。

流水者千變萬化，方才是江河，接著是湧泉。

「啊...啊...呀...」泉水漸漸乾涸了。

家姐對腳終於鬆開。原本係佢頸緊膊痛，依家輪到我啦。
我抹咗抹面上、頸上、胸上嘅黏液，爬到家姐隔離，拉開佢遮著塊面嘅手。

跟著又錫咗十幾秒

「呢隻狗幾聽話喎。」家姐呢一刻嘅笑容，肯定係咁多年嚟我見過最靚嘅。
「你依家先知咩。」我鑽入佢懷中，諗起佢頭先破天荒叫我幫手，心中暖意油然而生。

家姐一邊把玩我嘅頭髮，一邊話：「只要狗狗服從命令，主人自然會有賞賜。」講完後笑咗笑，命令我坐響床邊，自己就落床跪響我面前。

「記唔記得我之前講過啲咩」家姐嘅笑容帶點蕩漾，開始套弄我略為萎軟嘅下體。

我一日未高潮，你都唔可以高潮

家姐吐著信子，在龜頭外圍縈繞，前一秒臉上的倦意又再換成狡黠的笑意

「想唔想試下口爆？」

蒹葭蒼蒼

我低頭望著家姐
高潮剛過去的她，紅潮尚未退去，一雙厚唇如蜻蜓點水般在馬眼上輕吻著，偶爾舌尖逗引一下繫帶，龜頭便像劇烈運動後的喘氣般一漲一縮。

啊，又係呢種感覺。我緊捏著床單，咬牙抬頭。

感覺中斷了。果然是這熟悉的伎倆。

我輕梳著家姐的秀髮，濕膩的青絲纏繞著手指，蜿蠕間彷彿有點嬌嗲。連雅典娜也會驚訝，美杜莎的延伸竟然對珀耳修斯依依不捨。

我凝視著膝間的家姐，雖然現在她跪我坐，但我知我永遠都繻縮在她的腳邊。

笑著嘆了口氣，我說出她期待已久的那句話：「主人我求你用你個濕潤粉嫩嘅櫻桃小嘴幫你個位忍住唔射忍到好辛苦嘅細佬含... 」

「無啲新意～淨係識呢句」但你明明笑得很甜啊。「狗狗，等我睇下你啲『唧唧冰』儲存量夠唔夠？」

說完，家姐惡作劇般用手攥了下玉莖，開始吞吐。灼熱的舌頭從袋底打了個轉，時不時抖動著，擺弄著那兩粒小丸子。玩厭了，就踏上梵天與毗濕奴曾競逐過的賽道，沿途在那蒼蒼蒹葭上留下一行白露（註1）。

突然家姐用手指按著我的龜頭。

我疑惑地望著家姐

「咁樣可以撐耐啲...」家姐眼神停留在那幼長的紅心蕃薯上，輕聲說道，吮吸著敏感的溝突。

仲撐到落去嗎，你停下腳步，望著身後那對深陷沙中的腳。我搖了搖頭。
你卻沒有責怪我。返去做多啲運動，之後再嚟過，下次咪可以撐耐啲囉
然後你又伸出那一雙手。

如果我未來的女朋友也像你這般體貼，那就好了
如果我未來的女朋友也是你，那就好了
但正如朝菌沒有月份的概念，跟櫻瓣說未來是無意義的，飄落時能多一秒停延就好了。

睡房窗戶打開了，夏夜濕氣不小心沖刷進來，留在這僅得兩人的潮池。

紅心蕃薯能與高嶺之花相聚在同一片草原上，看著那懸浮半空中碩大的異星，已用盡所有運氣；若果還奢求圓滿的結局，大概夏日的魔物也束手無策吧？
（註2）

「唔...嗚嗚...」家姐前後套弄的幅度越來越大，幸好尚未頂到喉嚨，我自然也沒有把她的頭按下去。

會令她不適的事情，我不忍心做，何況前列腺的頻密跳動告訴我，現在的刺激已經夠大了

我不由得捏緊家姐的肩膊。

人總是這樣，得到的永遠不滿足。就像我考試前想試期盡快過去，考完試卻又覺得不夠好，想再來一次。明明我曾如此期待高潮，但即將到來時又想再停留一會。

頂端忽然被箍緊一下，感覺就像是插進小洞。「嗚!...」我連忙望向家姐，只見她表情略帶痛苦。欸，莫非那個小洞是？

這時家姐往上瞥了一眼，頭髮黏在額上，隱約可見眼泛淚光。

你那天哭完後靠在我肩上睡著了，醒來時不也是這麼看著我嗎？
夕陽下清風徐來，帶走了汗水的酸餿味，遺下洗髮水的花香。

你夢見什麼？是我的夢嗎？我望著你的側顏如是想。髮絲搔動著鼻尖，我吻在你的額頭和嘴唇上。

不料你卻醒來，捏了一下我塊面，雙眼往上窺探著。

「啊...主人！！」這下刺激推倒了第一塊骨牌，滿滿的回憶決堤而出，像是香檳般灌醉了她。
「咳咳...」家姐剛剛才被頂到喉嚨，香檳的酒精度數未免太高，嗆得她把玉莖吐了出來。

結果第二發就射到她臉上。

家姐幽怨地望著我，夾雜幾分無奈。白稠的體液混合著臉上汗水緩緩流下，昏黃的燈光下看上去有點像鐘乳石柱。

即便我弄得她如此狼狽，她的體貼卻依舊不改，口中繼續啜吮，同時用手按摩著春袋，將最後一啖「唧唧冰」吸進嘴中。

她朝著我伸出舌頭，草莓啫喱上塗滿了煉奶，多得快要漫溢出來。就在流出來的一瞬間，仰首把一切吞個一滴不剩。

「滿意啦嘛？」家姐想站起來，但不知是否跪得太久，脫力般跌進我的懷內，就像那天啜泣之後。我望了望她，眉梢間還是當年那抹笑意。

我們還是姊弟嗎？

我想遁入夢中逃避這個問題，卻被家姐阻止。

「喂，唔好口爆完女仔就即刻訓喎」家姐微慍道。「你地啲男人真係啊...何況我係你主人啊！」說完就捏著我的面頰前後搖晃。

「執好間房，然後陪我沖涼」她笑著下命令，然後出去客廳撿回剛才我們丟下的衣物。

明明我毫無預警地射了，她卻沒有一絲怨言。

「對唔住...」我用被鋪掩蓋床單的水跡，把枕頭移正，對回來的家姐說道。

「得啦，第一次係咁㗎啦，家姐幫你開咗個頭，下個女仔咪唔會咁唔好彩囉。」家姐在窗邊收著衣服笑著說。

「下次我唔會咁對你㗎啦」我看著家姐裸露濡濕的玉背，忍不住從後抱著她。

但我們還有下文嗎？我話一出口就噎住了。

家姐明顯震了一震，衣架上的手停下來。

正當她擰頭過來時，我用親吻封住她的嘴。她的下唇刻著深深的牙印，是在忍著甚麼話嗎？

自己闖出來的禍，就要自己收拾，畢竟我已經不是F4中學生了。

「なんてね 嘘だよ ごめんね」（註3）

家姐瞟了我一眼，在訕笑背後隱藏著傷感與自責。她大概聽懂了，畢竟兩姐弟都在「一室」中。
「沖涼啦」她拖著我的手，離開睡房。

回頭一看，睡房陽台上的那盆紅心番薯看似還在吸收夜的露水，其實是否在青澀地枯萎而去？

happy
end什麼的已經無所謂了。因為已經不再有歌，值得去唱了。戀情傳達不到也不要緊了。因為就算對方知道，也不能開花結果了。

註1：此處引用台灣作家林奕含的比喻：「你一面唸《詩》，一面插着蒹葭。抽出來，蒹葭沾着白露。白露如落日，滿面通紅。」https://hk.lifestyle.appledaily.com/lifestyle/columnist/16633979/daily/article/20170505/20010724
在此我對其不幸遭遇深表惋惜與難過。

註2: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MvBwKQk-7o

註3: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1oaa3JZ63CU

眨眼瞬間

入到浴室，家姐掛好晒啲衫，紮起頭髮，響浴缸入面放咗水。正當佢準備除咗對黑絲嘅時候（沒錯，細心嘅讀者應該會留意到，頭先翻雲覆雨時家姐仍然係著住黑絲同底褲），我伸手阻止。
「等...等我幫你」其實我只係想試下個種將黑絲慢慢褪落嚟嘅感覺。

家姐諗咗陣，笑住坐咗響個馬桶蓋上，翹起右腳。咁我自然跪響地上面，方便幫佢除。
點知家姐用隻腳踩落我個頭到，「狗狗，嚟，叩個頭先」

我抬頭一望，眼前笑意盈盈。
夢幻般時光轉瞬即逝，卻只有我一人感傷。大概因為我還是處男吧？抑或是對自己與家姐的未來尚存幻想？

一句講穿，今晚家姐只不過當我係 sp咋。

我低頭親吻家姐嘅腳趾，慢慢舐上去，就好似兩粒鐘前咁。不過今次我無再停留響大髀內側，而係一氣呵成舐到去條腰度，然後用牙將對絲襪扯落嚟。

坦白而言，家姐對腳白滑圓渾，而且肌肉線條唔算剛硬，用兩登標準嚟講絕對係可以玩成年。但係唔知點解我仍然有啲失落。

完美的理型超越於人的掌握之外，只能在冥想中渴求。人總希望將其具現化，卻只換來落空的預期，美腿如是，那段不可能的感情亦如是。或許我一直以來都錯了，揭開那層珠簾，芳蹤杳然，人去樓空。明知自己自作多情，還不願自拔...
「你無嘢啊嘛細佬？今晚成日發吽逗嘅？」還是那張認真的臉龐。

就讓她留在珠簾後吧。

「啊？無嘢啊...」我舔了舔那個曾經夢寐以求的蜜穴，嘗試把這刻的感受刻進腦海中。
昏黃的燈光
家姐的喘氣聲
啫喱般的濕潤觸感
還有那在漂白水和沐浴露背景襯托下的微腥
我拉下了家姐的蕾絲底褲，順道脫下自己的背心底衫。

雖然肉帛相見，卻已是賢者時間。想一想還真是寫實中帶點諷刺。

我頹然浸進水中，
暖流遊走全身，溶解著溫存後的倦意，舒服得連家姐躺在我身上都察覺不了。只是這段物我兩忘的時間，很快被家姐的一個親吻打斷了。
家姐擰轉頭望著我，臀部輕輕磨擦著下體。當她感覺到下面開始變硬時，就索性轉身趴在我身上，女上男下地凝望著我：「老豆阿媽仲未打電話話返嚟，沖涼可以沖耐啲。」邊說著，邊用手扶著玉莖，在幼嫩細縫磨擦，像是要對準位置。

「想...入去嗎？」她滿臉紅暈，不知是害羞還是浴室太熱，但這次肯定無飲醉。
坦白講，如果唔係啱先射完的話，我肯定把持唔住。但結果我只係平靜咁撥開咗家姐隻手。

你無睇錯，一個破處嘅機會，一個中出家姐嘅機會，我取捨時竟如此輕描淡寫。事後回想都覺得不可思議，究竟我個一刻嘅心理係點？我自己都唔知。
賢者模式真係太強大。
「…」家姐當然估唔到我竟然咁決絕，佢望咗望我（直至依家我都唔知點形容佢個時嘅眼神），然後又訓返響我身上。

「timing唔啱啊…」我含糊其詞，按摩著她的豆豆，彷彿要祛除內心的歉疚。
「係啊，timing唔啱…」我本以為家姐會繼續沈默，她卻平淡地和應著。聲源明明就在咫尺間，聽上去卻是如此空洞且遙遠，像深夜時街上鋁罐滾下斜路，跌跌撞撞，鏘鏘錚錚，夢迴時在耳際縈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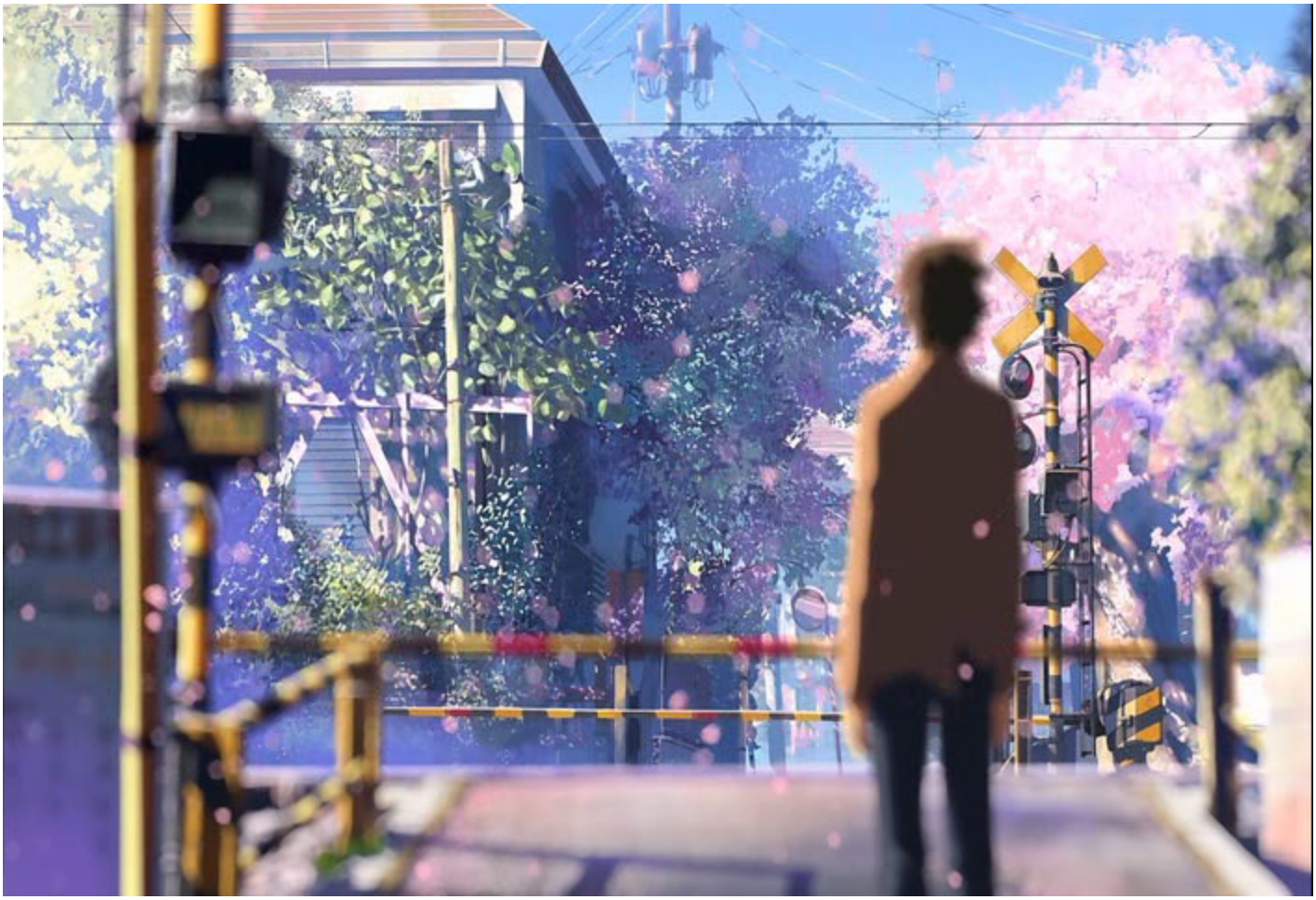
「講少啲違心話啦，學人唱back number啲歌…」家姐轉一轉身，側靠在我的胸膛上，笑著說。

「其實你響赤柱海灘上面成功機會好大」她用指甲刮著我的鎖骨，抬頭望向我說。「如果…你主動表白的話。」
「咁我地依家…」我真的是無可救藥。
「我已經唔係F5啦」家姐又在我額上打了個爆栗。「呢個年紀仲咁多幻想，代價太大。一晚放肆都仲afford到，耐咗就真係唔得。」

沒錯，你已經離開了赤柱海灘；但我還留在那裏，留在你的背上。

我來回摸著她的玉背，苦笑道：「咁你講嚟做乜…」

「因為我唔想好似明里咁…」家姐背向我。「假如個日明里企響度等埋火車走嘅話，佢同貴樹兩個人都係無辦法響埋一齊，因為明里都要結婚…」她頓了一頓，向後仰壓在我身上，就像那天和她在家看*秒速五釐米*時那樣。「但係兩個人或者都會釋懷啲…」



「貴樹最尾都釋懷咗啦，如果明里等埋佢可能仲糾纏不清...」

「唔知啊，我都係估㗎咋，不過我覺得有啲嘢有機會時唔講，想講時就無機會。所以唔好留低遺憾...啊...」她打了個呵欠，靠在我的肩膊上。

我也昏昏欲睡，模糊間還聽到家姐夢囈般的哼唱聲：「試亞華卸多哈...」（註1）

事後回想其實我地真係極之好彩，老豆同阿媽個晚竟然心血來潮去咗時鐘過夜（間嘢好似叫萬寧，我最初聽到仲以為佢地去咗藥房），所以最尾都無被人發現，如果唔係我依家就應該響赤柱訓緊。

當我響床上面訓醒時（個日我大學day
off），家姐已經出咗門口。我食完佢整嘅早餐，上咗陣網，random click咗一陣。

「波羅的海三國？（註2）」

-完-

註1: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O_JV8j8wc註2：https://en.wikipedia.org/wiki/Laws_regarding_incest